



74
6396
7



門 74
號 6396
卷 7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二十六

北平孫承澤著

尚寶司

尚寶司在午門外西兵科之上初設符璽郎後改今名設

卿少卿丞職在禁庭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於內既事而藏之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勞曰皇帝信寶以徵召軍旅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蠻夷曰天子信寶以調發番兵曰制誥之寶以識誥命曰勅命之寶

古香齋春明夢餘錄

卷二十六

一

早稻田大學圖書
購 2511.7
和 來

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勘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門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凡奉寶用寶從寶洗寶與印綬監俱凡扈守侍衛令牌之號六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五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以稽巡守凡銅牌之號一以稽卒凡牙牌之號五以察朝參凡祭牌之號三以謹祀事凡雙魚銅牌之號五以肅直衛以潔祀壇凡符驗之號五以給傳郵通制命

尚寶司題名記尚寶司掌璽牌符之事國初建符璽

郎後改曰尚寶司秩正三品洪武元年乃置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從五品司丞二人正六品其後大臣子弟以蔭補丞者無常員列署在右掖之內其地至禁密也寶璽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爲唐宋傳璽惟祀天地用之凡詔若赦則用皇帝之寶立封及賜勞則用行寶詔親王大臣調兵則用信寶册上尊號則用尊親之寶勅諭親王則用親親之寶祀山川鬼神則用天子之寶封外夷及賜勞則用天子行寶詔外夷調兵則用天子信寶曰誥則用誥命之寶曰勅則

用勅命之寶勅獎臣工則用廣運之寶勅諭來朝官員則用敬天勤民之寶凡寶之用必請命而後發焉天子饗祀郊廟若視學藉田勲衛扈從及公侯駙馬都督日衛錦衣當直則給金牌牌之制有龍者虎者麒麟者獅者雲者以其官為差皇城金吾禁夜五城夜巡則給令牌虎賁巡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錦衣校尉入直則給雙魚銅牌京官之朝參者則給牙牌勲臣以勲字親臣以親字文臣以文字武臣以武字文武官之與陪祀郊廟及執事人亦給牙

牌有圓花長花長素之別凡諸得給牌者有故則檢籍而納之親王之國及文武大臣出撫鎮則給符驗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則納之稽出入之令而辨其數其事至重也每大朝會則二人以寶導駕先立侍殿中駕出幸則二人以騎從寶行其為侍從至親近國初類以文學儒臣領其職或兼秩為尚書郎而下非有才名者不得調勲輔大臣子弟庶特旨乃得補丞他流所弗與焉其選至慎也尚寶司舊直廬頽圯而題名亦闕焉嘉靖丁未尚寶諸君乃請於上曰

尚寶爲禁近臣而待漏齋直無所每風雨晨夕雜處
他舍中弗便詔以長安之閒署改爲之用是興止有
寧宇旣而諸君復喟然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也
況居其官而紀載弗備姓名無傳焉何以稽往而詔
來故乃蒐諸故牒自洪武而下迄於今凡有事於尚
寶者得若干人刻其名氏爵里立石廬中丐張治記
之記曰寶者人君所以信其命於天下者又名者君
子所以信其行於後世者也人君之於寶則設官以
守之者慎其令也然則君子之於名其賢不肖關於

勸懲者至遠也顧可以弗思慎乎哉夫德者所以慎
名之具也是故人君有慎令而後天下無邪政是謂
治法君子有慎名而後終身無邪行是謂治人以治
人而守治法則身安而國家可長保也嗚呼豈獨尚
寶然哉此諸君所爲題名意也長沙張治撰
尚寶司卿劉日升議處公署疏竊照本司設在掖門
內西收藏金銅牌面等件俱係朝廷信物機密所在
關係匪輕國家初立衙門必於禁地誠重之也伏讀
聖祖賜臣等衙門誥詞寶乃乾符也昔列聖握而統

寰宇故爲神器特謹以示信又曰事密而隱機潛而
深洋洋聖謨顯示以禁地之當慎矣積奉欽依凡一
應閑雜人等無事擅進尚寶司裏去的錦衣衛着人
拿赫赫明命嚴諭以禁地之當肅矣臣等夙夜出入
仰王言之在上瞻天威之伊邇兢兢焉惟不能奉職
是懼不意一旦被燬遂致辦事無所臣等有不敢不
亟請者但大工方興恐難遽及本司有午門外直房
三間原係候朝處所合無比照六科勅下工部估計
脩理暫容臣等辦事其中候大工完日次第興造照

舊入內庶不失祖宗創建初意而臣等職業亦不致
曠廢矣奉旨是該衙門知道

西垣筆記

周官有典瑞掌節二官掌瑞節之事秦漢有符節令
丞領符璽郎文帝時與郡守有銅虎符竹使符之制
皆屬焉隋有符璽局屬門下省唐稱符寶郎掌天子
之八寶及國之符節並納於宮中駕出幸則二人以
騎從寶行

明之名寶皆內尚寶監女官掌之遇用寶則尚寶司

以揭帖赴尚寶監尚寶監請旨然後赴內甸領取歲
用寶三萬餘顆歲終尚寶司奏進數目

官職入朝皆佩牙牌其官職鐫牌上拜官則於尚寶
領出出京及遷轉則繳還唐人百官隨身魚符一右
一左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宋賜金帶者例
不佩魚惟兩府賜佩謂之重金

煎熬寶色法

大麻子油十八斤 一次下皂角四十五兩 二次
下金毛狗脊九個 三次下白芨十八兩 四次下

白礬九兩蜜陀僧一兩八錢 黃丹一兩八錢 無
名異九錢茆香二兩 五次下藿香二兩 地蓮衣
二兩 甘松二兩 山奈二兩 苓陵香二兩 麝
香五個

雙璽記弘治十三年七月陝西都司都指揮使楊敬
等奏據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人毛志學狀本年六
月二十二日午時在本里趙綸村沿河邊燥浴得一
玉璽臣等辨得篆文係是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
背有螭鈕其色洗白光形異常厚一寸連鈕二寸方

圓一尺四寸四分完全篆文明朗刻畫奇古殊無瑕玷巡撫右都御史熊紳會驗此卽歷代傳國璽也除璽該熊紳差官齎進外謹具奏聞

天啟甲子九月初四日河南臨漳縣民邢一泰於務本莊東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得一玉璽大如斗縣令何可及驗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方各四寸厚三寸餘重一百一十兩報之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河南程紹奏聞曰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今璽之出適在臣疆內道路喧噪流聞禁闔旣不應還瘞地下

又不敢私秘人間欲遣官恭進闕庭跡涉貢媚非臣誼所宜亦恐皇上之所寶者在彼不在此臣雖什襲進之皇上且瓦礫置之也謹先馳奏聞候命進止背者王孫圉不寶玉珩齊威王不寶照乘轡裔偏霸猶知尊賢寶善輝耀史冊況於聖明之朝全盛之世子今之大臣如總憲鄒元慄馮從吾尚書王紀盛以弘孫慎行侍郎曹於汴等憂國奉公白首魁艾又有一斥不還之詞臣久錮不起之臺諫思皇多土國之寶臣臣不能挽回天聽汲致明廷徒獻符貢璽效七十

二代之故事臣竊羞之伏望皇上踐履大寶克受貞符怡神寡慾親賢納諫在朝之忠直勿事虛拘遺野之名賢急為登進玉璫於清廟瑚璉貫於明堂共襄大器永固金甌雖謂虞舜黃鑿夏元圭至今存可也區區傳國璽其真偽豈足論哉

秦璽至漢已亡後之僭竊多偽為之其不足重明矣弘治中秦中所進上令禮部察驗謂與輟耕錄所載秦璽規製不合僅賞軍人毛志學銀五兩此弘治之所以為弘治也河南省所報上令賞進天子親御文

華殿璽貯御前逆閹魏忠賢手捧之憑軒頒示羣臣皆呼萬歲傳制受賀而罷此天啟之所以為天啟也巡撫程公紹一疏煌煌千古矣程公德州人崇禎初起為工部右侍郎四疏告歸優游林泉歿贈工部尚書

丁酉六月曠書得萬曆癸未中書謝從寧所揭璽文一紙因書一疏於後以為山中閒玩退谷手記

按宋紹聖三年十二月長安村民段義掘地得玉璽正綠色以獻於朝塞序辰安惇等皆言此秦璽漢以

爲傳國寶自五代失之今爲時而出尋詔禮部御史
臺學士院秘書省太常寺議於是蔡京等奏考之璽
文皇帝壽昌晉璽也受命於天後魏璽也有德者昌
石晉璽也今云受命於天旣壽永昌其爲秦璽無疑
哲宗遂以五月朔御殿受賀改紹聖五年爲元符元
年云此事與嘉宗朝事極似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二十六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二十七

光祿寺

北平孫承澤著

光祿寺在皇城東華門內初爲宣徽院尚食尚醴二局繼
改光祿寺掌祭饗宴勞酒醴膳羞之事辨其名數會其出
入量其豐約以聽于禮部凡祭祀請聃牲進飲福酒胙凡
薦新共品物凡喪葬共祭物凡牲果嘉蔬移上林苑共不
給市諸民視時估十加一凡市直季支凡貢獻果鮮厨料
省受之凡器皿移工部若募工兼作之歲省其成敗凡宴

待番吏貢使差其等共之凡傳奉宜索籍記而覆奏之監以科道官各一人其屬四署曰大官曰珍羞曰良醞曰掌醞而司牲司牧二局隸焉

周官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卽今光祿寺官之職也寺有四署曰大官卽周官庖饗之任曰珍羞卽周官籩人之任曰良醞周官酒人是也曰掌醞周官醞人是也周官凡膳夫甸師酒正宮人之屬皆總于太宰蓋太

宰之佐王將與之講論治道而經綸邦國則內必有以養其心外必有以養其身以一人而治四海則必以四海而奉一人若夫奉養有節而交于萬物有道則自有九式存焉而侈非所慮也故王曰一舉一太牢也朔日加食一等則二太牢也齋之日三舉則三太牢也蓋朔之聽政勞於常日於是而有加於常食祭祀將以致精明之德自強於禮而交於鬼神不可以不備其養于是而又有加于朔反覆膳夫一官其所以奉至尊而助體氣之養者一何其至也必品嘗

食乃食所以謹其節必循徹以樂所以導其和必奉膳而贊祭所以起其敬必受祭僕司士之福與擊所以養其德

元人王恽云有旨講究光祿寺職掌寺與卿漢官也應劭曰光明祿爵勲功也言光祿典郎謁者虎賁羽林舉不失德賞不失勞故曰光祿勲郎中令秦始置掌宮殿門戶及諸郎在殿中之侍衛者故曰郎中令漢因之不改北齊隋唐止掌饎許左丞衡作新定官制圖大抵以唐為則品從畧與金同

洪武初禮部尚書牛諒上所考定進膳禮奏言古禮凡大祀齋日宰犢為膳以助精神上曰太牢非當用之物致齋三日而供三牲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澹可以頤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于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洪武元年正月初八日諭今後但係光祿寺買辦一應供用物件比與民間交易價錢每多十文且加肉

果之類及諸項物件民人交易二百文一斤光祿寺
買辦須要一百十文隨物貴賤每加一分賣物之人
照依時估多取十文利息

宣德五年二月行在光祿寺廚士告言光祿竊減外
夷供給之弊上命行在刑部侍郎施禮執而罪之且
諭禮曰光祿寺之弊不止此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
有定規比聞擅自增減應給之人率不能得者率
非應給之人惟虛立案牘掩人耳目宜究治之因顧
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華元殺羊享士羊

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于江與衆共飲士心感
悅遂成伯業以此而論所係非輕

寺額設銀二十四萬先時止用十二萬餘至正嘉時
用至三十六萬猶稱不足嘉靖中廚役用四千二百
名

嘉靖中光祿歲用銀計三十六萬上疑有乾沒乃諭
內閣令無論祖宗時兩宮大分盡省九嬪僅十餘宮
中罷宴設二十年矣朕日用膳品悉下料無堪御者
十壇供品不當一次茶飯朕不省此三十餘萬安所

用也閣臣對祖宗時光祿寺除米豆果品外徵解本色歲額定二十四萬彼時該寺歲用不過十二三萬節年積有餘剩後加添至四十萬近年稍減乃用三十六萬其花費情弊可知而冒費之弊有四一傳取錢糧原無印記止憑手票取討莫敢問其真偽一內外各衙門關支酒飯或一人而支數分者或其事已完而酒飯尚支者一門禁不嚴下人侵盜無筭一每歲增買磁器數多臣查得會典內一欸凡本寺供用物件每月差御史一員照刷具奏內府尙膳監刊刻

花攔印票遇有上用諸物某日于光祿寺取物若干用印鈐蓋照數支領進用本寺仍置文簿登記歲終會計稽查此一例不知何年停罷若查復舊規則諸弊可革矣乃切責該寺官而添差御史月籍該寺支費進覽

神宗朝宮膳豐盛列朝所未有不支光祿錢糧彼時內臣甚富皆令輪流備辦以華侈相勝又收買書畫玉器侑饌謂之孝順上惟歲時賞賜而已至崇禎禁止一日欲食米糖內臣奏令御膳監製進上問一料

所費幾何對曰得銀八兩上以銀三錢令赴市買之
須與捧一盒至上分給各皇子公主笑曰此寧須八
兩耶

崇禎十五年春光祿寺支用

皇帝膳每日三十六兩 每月一千四十六兩 厨
料在外 又藥房靈露飲用粳米老米黍米在外
皇后膳每日十一兩五錢 每月三百三十五兩
厨料二十五兩八錢

懿安皇后同

承乾皇貴妃 翊坤貴妃兩宮每月各一百六十四
兩

皇太子膳並厨料每月一百五十四兩九錢

定王 永王兩宮每月各一百二十兩 光祿寺每
月冊奏一切內外諸費約用二萬餘兩

崇禎十六年癸未九月上諭內閣輔臣修省應有實
政庶幾挽回氣運仰希天慈如賊寇失事各案應速
結戢守有功應速敘此二事全賴先生每秉公擔當
如錢糧不足亟宜節儉先自朕躬始若祀典豐潔仍

舊不敢議減外朕久服浣濯之衣此無可議惟日用
膳品減去一半各宮分減去十分之四宮女內員泉
銀減去十分之三通俟平定之日照舊在外衙門有
可節裁者亦著照此推行再如兵火焚殺之酷災變
死亡之慘朕皆不能拯揀消弭殊愧君師之位今又
添嬪御之奉乃是增過增慚之舉其選擇之事竟宜
停止此亦節儉之一事其章疏沉壓過多朕不能朝
上夕下稽誤政幾皆朕之過當極力披閱發行先生
每卽擬旨來行

寺中典故

光祿卿蔚能朝邑人於成化初以吏員爲禮部侍郎
管光祿卿事盡心職事每宴會躬自檢視必求豐潔
在光祿三十年未嘗持一襪還家嘗率其僚請清查
入內供應器皿有旨逮問能謂衆曰上怒不可測某
老矣請獨任之諸公方嚮用不以相累也旣而獨受
責降調官南京退無後言

鄭宗仁於正德中以太僕卿調光祿卿凡供應俱照
弘治初年例日省百金上幸光祿寺樓呼之爲節儉

管家

永樂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行在光祿寺卿張泌等謹奏為不遵舊制事切照洪武年間凡遇筵宴禮部奏請合宴人數坐派本寺造辦茶飯完備鴻臚寺堂上官提督司賓司儀分擺班次序班撤放茶飯桌椅斟酒遞湯已有成規近年以來四夷使臣朝貢及遇節令筵宴序班止是殿內斟酒遞湯其餘撤放茶飯桌椅斟酒遞湯等項俱係本寺整理臣等累對鴻臚寺官說知舊制事例其寺丞丁鐸高慶司賓司儀王

神等視為泛常畧不究心照例改正爰不分擺與宴官人等依品序坐致使攙越擠匝難以供應非惟背舊制乖禮儀實乃故違舊制俱合拏送法司問罪緣係京官未敢擅便奉聖旨且記他每一遭都察院着御史看着今後再不依舊制時拏了問當即又奉聖旨但有攙越班次的再不許他入宴

正統二年諭比間進宮中食物所用器皿扛索十還一二重復造用甚費財擾民今後凡進食物必須印信揭帖備書器皿扛索之數與收領內官姓名尚膳

監如數還之不足卽以奏聞敢隱瞞扶同者悉坐以
罪復勅宮中六尚司知之

隆慶初詔罷寶坻縣等處採取魚鮮自今薦新上供
俱令光祿寺備辦毋得奏遣內臣著爲令

萬厯二年光祿寺積米二十七萬石倉廩滿盈奏于
東安門外買房一區改爲外倉

明初筵宴祭祀凡茶食果品俱係散撮至天順後始
用粘初每盤高二尺用荔枝圓眼一百二十斤以上
棗柿二百六十斤以上舊制各衙門堂上官皆支光

祿寺酒饌正統七年以光祿寺卿李亨言始罷之六
科給事中辦事科中每日支用如故寫抄監生每人
日給米一升五日一支

故事自冬至後至春日殿前將軍甲士賜酒肉名曰
頭腦酒

琉璃廠有牧羊地一十三頃四十一畝舊屬尚膳監
後以光祿寺卿趙錦請以羊發有司而地遂荒廢
朝廷每賜臣下筵宴其器皿俱各領回珍貯之以爲
傳家祭器

國子監監生寫做紙每季移送光祿寺作麵袋

寺有鐵梨木酒柅可盛醞三十石洪武中籍沒沈萬

三家物永樂移置寺中

吏部選官于棕棚賜宴必用糯米糕一盤永樂朝吏

部覘選正值上用饌撥御前米糕賜之命光祿寺以

為例

古香齋鑿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二十七

古香齋鑿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二十八

北平孫承澤著

中書科

中書科直房在午門外之西初中書省設置省舍人後革

省為科定中書舍人二十人無正貳印屬資深者掌書詔

勅冊符鐵券凡草請翰林院寶請諸內府左券寶籍歸諸

古今通集庫凡詔勅勘合籍以急就章為號凡詔勅之號

四曰仁曰十二支曰文行忠信曰千字文以千號為滿滿

則續

所典司天子詞命親王郡王並妃初膺封號合受金銀冊則書之自郡王以下至奉國中尉自王夫人以下至鄉君合給誥命則書之凡公侯伯初受封爵合給繳券凡勳戚內外文武官應給勅命誥命則書之其職掌至重也每大朝會則擬四員與翰林史官上殿東西班對立凡東宮節令朝賀定擬二員文華殿導駕侍班凡會試一員八場收掌試卷日給大官酒饌與翰林宮坊尚寶司六科同爲侍從之臣諸司無相並者其地勢至清也其選用自進士外舉人與纂

修書成被恩典者乃得之監生生儒惟有勳勞大臣暨宮僚講官有子孫宜承廢敘奉特旨者乃得之至文華殿門東房別設中書舍人分直職專奉旨書寫書籍等項武英殿門西房別設中書舍人分直職專奉旨寫家冊寶圖書等項內閣誥勅制勅二房中書不屬中書科

中書所書告身皆佐史體無佳筆隆慶中司馬王崇古以泥金書軸請寶爲言者所糾然唐制皆名手書如顏魯公自書告身朱巨川一人而顏魯公徐季海

俱爲之書巨川賴此以傳至宋卽當制者書字兼真
行幸得歐蘇便奉爲瓊寶

張文忠總言成化以前誥勅之體猶爲近古其于本
身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並妻不過六十字言之
者無贅詞受之者無愧色近來藻情飾僞張百成千
以萬乘之尊下譽匹夫匹婦之賤殊非政體宜加釐
正詔自今誥勅務從簡實不許競飾浮詞致褻體制
夫立詞失體固當申飭而書法板俗迄無言者

邱濬曰唐武德二年改內史舍人爲中書舍人臣案

此中書舍人設官之始然是官也故隸於中書省故
以中書舍人爲名我朝罷中書省尚仍其舊名名雖
同而實則異也蓋前代之中書與翰林學士分掌內
外制誥以爲兩制蓋屬文之官也我朝之中書舍人
則專以書寫爲職耳書者六藝之一漢人謂之小學
以試學童爲吏者也夫人能之無庸設官設之始自
今日蓋以王言所係之重前代乃屬筆于吏胥殊無
慎重之意祖宗以此設官蓋有深意必得夫素通儒
術深明六書之義心正筆端如柳公權所云者居之

庶不汗王言耳苟粗識偏旁而學術無素者尚不足
以當此况又粗率側媚而流品非清者哉

誥勅

唐最重誥命開元二十三年加皇子榮王以下官詔
張九齡蕭嵩等十三人就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三
相各賜絹三百疋餘官二百疋其愛重如此
唐制拜官之日卽給告身其人先輸朱膠綾紬價錢
方准書給卽今之誥勅也宋之制亦然每至宣麻誕
告鎖院演綸詞頭已下外人未知其密且重如此

明初拜官之初亦給誥勅其後除授陞遷止奉成命
吏部備書旨意移以咨劄以爲憑據至考滿覃恩方
給誥勅以獎其成

宋元封贈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
等蓋推恩近重而遠輕也然子孫之心終有不忍明
制封贈三代一如見爵教孝之典可謂大備

封典有再醮不得受封之說典制爲妻不爲母引楊
文貞事辨之然正不必然也按會典曰洪武二十六
年定凡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犯姦盜除名等罪

及例所封妻不是以禮娶到正室或係再醮娼優婢妾並不許申請其昭然如是乃有以母再醮不請封者殊伏考

各中書考

石民外集曰中書舍人以進士起家爲此者有官而無署其俗謂中書科者乃因與六科聯署而借言之實文移奏疏不入此字也其職業唯用寶之時同符卿供事蓋尚是政府之遺體其他引班等職則以補科臣不足亦以聯署而及之耳絕無繕寫之職其以

選入制勅房者舊時進士亦爲之今止以待舉人之高選其職爲草武臣詰命贈卹詰勅諭祭文此外制也亦不與繕寫其餘兩房史館文華殿則以繕寫爲職而武英殿辦事及舊有仁智殿辦事則且及于畫卽古之書畫學又不特繕寫也至于貴人兩殿者則借以帶銜實無職掌他銜皆可辦事蓋在辦事不在中書也以中書多譌而爲兩殿中書耳而兩殿資深者亦有較理書籍之名書不在殿何以得較此欲文其名而失其實也

誥勅房中書永樂初選翰林文學之臣六七八人直文淵閣參典機務詔冊制誥皆屬之而膳副繕正則中書分直更入事竣輒出宣德間三楊始置廚饌于閣之東偏而選能書者處以閣之西小房謂之西制勅房諸學士則居閣之東五楹專管勅誥具稿定正于閣臣乃付中書繕進謂之東誥勅房而帶知制誥銜則惟閣臣與諸學士而已中書等官不敢僭也時諸學士每早與閣臣會食乃退正統九年陳循入閣後學士惟劉鉉一人過自遜避朝退止于東閣不復會

食視誥勅以後學士皆因之至後誥勅悉委于中書而中書稱爲內閣書辦

萬曆元年定兩殿中書九年考滿官階陞至正五品止如再有年勞止得加陞服俸

識餘錄云中書周令溫州人嘗言成化年間授職彼時中書與閣下如同僚然投刺俱平交蓋宣德以前本一堂相處今之西房卽文淵閣也閣臣居中中書居東西兩房各辦其事已撤內庫十間以西五間居閣下謂之文淵閣以東五間藏書籍而東房中書亦

遷居之故今以閣下稱中堂而東西非房矣猶稱兩房者沿舊名也凡閣下到任尚之兩房答揖若六部之于各司無是體矣

附記

崇禎元年上諭近來誥勅文字繁稱過情殊為非體以後撰擬不由詞臣繕寫不由中書者俱與着實查駁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二十八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二十九

北平孫承澤著

宗人府

宗人府在皇城之東吏部衙門之上坐東向西洪武三年置大宗正院正一品二十三年改為宗人府設宗人令左右宗正掌皇族之屬籍以時修其玉牒書宗室子女嫡庶名封生卒婚嫁諡葬之事初以秦王為宗人令晉王燕王左右宗正周王楚王左右宗人及建都北京永春侯王寧洪熙宣德武定侯郭鉉署事正統三年始建府西寧侯宋

瑛嘉靖中京山侯崔元署事寧瑛元皆駙馬都尉鉉仁宗
貴妃弟崇禎五年壬申推掌印以近代多用都尉諸戚晚
太康伯張國紀輩起而爭之然竟用都尉至己卯再推復
力爭仍用都尉萬煒

周禮少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疎此宗人立官
之始後世因之置宗正然列于九寺之中至明特立
宗人府于六部之上玉牒始于宋大中祥符其制考
定世次枝分派別而歸于本統者爲僊源積慶圖推
其所自出至于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爲宗藩慶系錄

且其官爵功罪生死乃若男若女者爲類紀同姓之
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疎者爲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
載其歷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爲玉牒

明之玉牒至嘉靖重修其總圖倣古史世表之法以
橫格分代數列書其名氏而各派所出之子孫則遞
書于各派之下仍餘下方以俟續書其圖以帝系爲
統有雖係長出而在藩封及國初加封爲王者俱不
以加書于帝系之前有長出而殤追授封號者唯冊
內載之不以列于圖蓋從禮部之議也禮部疏云嘉

靖二十四年九月初一日內閣題玉牒事宜臣等爲
照玉牒紀載宗支以垂萬世係朝廷重事其制不敢
不倍加詳慎其舊牒內有事當釐改者理合開具上
請臣等看得第一冊內例有總圖備載天潢世系于
首所以表帝王之統合同氣之親也切因世代未遠
人數未多有紙一面列書代氏而以硃線各系所出
之子孫於下但近年以來宗派蕃衍已倍於前其數
不下累萬茲仍用前制不惟紙狹不足備載而字跡
惟眇硃線紛亂難以尋檢不無遺漏混淆之弊况將

來天文萬代愈難增續臣等竊意畧倣古史世表之
法以橫格分代數而列書其名氏于上其各派所出
子孫則從而遞書於各派之下庶世次不紊一覽可
見仍餘下方以俟後來增入臣等又思得玉牒之修
當以帝系爲宗統其中有雖係長出但不有天命位
在藩封如懿文太子秦晉二王不敢以加於成祖之
前又有雖係長出但既殤而追受封號如悼公太子
岳懷王哀冲太子惟當以冊內載之不敢列于圖之
前俱所以尊帝統也其無可仿如潁陽等王則仍書

之文壽春王熙祖之長子仁祖之兄也南昌諸王仁祖之長子太祖之兄也俱在太祖有天下之後追封爲王今靖江王則南昌王之後也太祖之聖子神孫視之則有堂從之分舊圖以列于帝系之前今移置本支之後亦所以尊帝統也

明太祖自叙世德碑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勤農桑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二公其季伯六公是爲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卽曾祖考

四九公娶侯氏生子四初一公初二公初三公初四公初一公凡四子初一公配王氏爲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卽先考諱世珍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市于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于役遂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纔八歲先祖營家泗上置田治產及卒家日消由是五一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考性淳良務本積德與人無疾言忤意鄉里稱善人先伯娶劉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

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陳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
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先遷鍾離後
戊辰年先伯公有孫六人兵興以來相繼寢沒先兄
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爲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絕嗣
曩者父兄因某自幼疾捨入皇覺寺中甲申父母長
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劉氏某托跡緇流至
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
伍乃招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滁和龍鳳三年帥師
渡江駐兵太平爲念先考君常言世爲朱巷人宗族

俱存平日每有鄉士之念卽訪求故鄉宗族之所遂
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族父
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叙長幼之禮行親睦
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復考今自重
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先祖
墓泗州先考墓鍾離此我朱氏之源流也爰自金陵
太平駐師開府爲基本之地實鄉郡焉屢歲征伐拓
境吳楚甌越方數千里由是累有顯爵乃龍鳳九年
三月十四日內降制書曾祖考爲資德大夫江南等

處行中書省右丞相上護國軍司空吳國公會祖妣
侯氏吳國夫人先祖考稱大夫江南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上柱國司徒吳國公祖妣王氏吳國夫人先府
君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事平西右丞相吳國公先
妣陳氏吳國夫人以閏月十三日祇謁隴上焚香告
祭遵舊典也重念報本禮行宜厚今勉建事功匪由
己能實荷先世靈長之澤垂衍後昆報恩三代并爲
公以遂子孫者之至願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
善之家必餘慶先祖父積功累善天之報茂于厥

後凡我子孫皆當體祖宗之心蹈德存仁以承其緒
于無窮是吾之所望也于是備書于後以傳信將來
有所考焉

按明緒本顯頊周諸侯國于邾漢司空朱浮裔太祖
不肯冒附名族惟以所知德祖爲始祖其見過於漢
唐遠矣

帝系

明高皇二十六子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成祖文
皇帝周定王楚昭王齊庶人潭王梓趙王杞魯荒王

蜀獻王湘獻王代簡王肅莊王遼簡王慶靖王寧獻
王岷莊王谷庶人韓獻王濬簡王安惠王唐定王郢
靖王伊厲王皇子楠
太宗四子仁宗漢庶人趙簡王四皇子
仁宗十子宣宗鄭靖王蕲獻王越靖王襄憲王荆憲
王淮靖王滕懷王梁莊王衛恭王
宣宗二子英宗景皇
英宗十子憲宗榮王三皇子許悼王德莊王秀懷王
崇簡王忻穆王吉簡王徽莊王景皇一子懷獻太子

憲宗十三子悼恭太子孝宗睿宗岐惠王益端王衡
恭王雍靖王壽定王八皇子汝陽王涇簡王榮莊王
申懿王

孝宗二子武宗蔚悼王

睿宗二子岳懷王世宗

世宗八子哀冲太子莊敬太子穆宗景王頴殤王薊

哀王戚懷王均思王

穆宗二子神宗潞王

神宗五子光宗福王惠王桂王瑞王

光宗二子熹宗崇禎帝

崇禎帝二子皇太子永王定王

二祖公主

明太祖十六女長女臨安公主駙馬都尉李祺寧國
大長公主梅殷安慶公主歐陽倫汝寧公主陸賢懷
慶大長公主永春侯王寧大名大長公主李堅福清
公主張麟壽春公主傅忠南康大長公主胡觀永嘉
大長公主郭鎮汝陽大長公主謝達寶慶大長公主
趙輝餘未詳

成祖五女永安公主廣平侯袁容永平公主富陽侯
李讓安成公主西寧侯宋琥咸寧公主西平侯宋瑛
常寧公主沐昕又按懿文江都公主耿璿

御定名次

懿文太子位下允文遵祖訓欽武大君勝順道宣逢
吉師良善用晟

秦王位下尚志公誠秉惟懷敬誼存輔嗣資廉直匡
時永信惇

晉王位下濟美鍾奇表知新慎敏求審心感景慕述

學繼前修

燕王位下係帝系高瞻祈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怡
伯仲簡靖迺先猷

周王位下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肅恭紹倫敷惠潤昭
恪廣登庸

楚王位下孟季均榮顯英華蘊盛容宏才升博衍茂
士立全功

齊王位下賢能長可慶睿智實堪宗養性期淵雅寅
思復會同

魯王位下肇泰陽當健觀頤壽以弘振舉希廉達康
莊遇本寧

蜀王位下悅友申賓讓承宣奉至平懋進深滋益端
居務穆清

湘王位下久鎮開方岳揚威謹禮儀剛毅循超卓權
衡素自持

代王位下遜仕成聰俊充廷鼎彝彝傳貽運秀郁炳
耀壯洪基

肅王位下贈祿貢真弼縉紳識烈忠職暉躋富運凱

諫處恒隆

遼王位下貴豪恩寵致憲術儼尊儒雲初祺保合操
翰麗龍興

慶王位下秩邃寘台萬倪伸帥倬奇适完因巨衍騰
眷發需毘

寧王位下磐奠觀宸拱多謀統議中總添支庶潤作
哲向親衷

岷王位下徽音膺彥譽定幹企禋雍崇理原諮訪寬
鎔喜賁從

谷王位下賦質僖雄敞叢興闡福昌篤諧恂懌豫擴
霽登禎祥

韓王位下冲範徵偕旭融謨朗璟達亶韶愉顥慥合
緒价蕃維

潘王位下佶幼詮勛肩恬瑄效廻璿湜源謹哲暉圭
璧澈澄昂

安王位下斐序斌延賞疑覃濬祉襄恢嚴顥輯矩纈
密廓程綱

唐王位下瓊芝彌宇宙碩器聿琳琚啓齡蒙頌體嘉

歷協銘圖

郢王位下偉聞參望爽箴誨洎皇夔麒麟餘積兆奎
穎曙璿璣

伊王位下顯勉諱訃典褒珂采鳳琛應疇頒胃選昆
玉冠泉金

靖江王位下贊佐相規約經邦任履亨若依純一行
遠得襲芳名

舊有潭王位下福昌忻保定嘉應必興隆啓處詢從
式尊聞汝貴中以國除祖訓不載靖江王府不以五

行為拘

封建

洪武元年既立長子標為皇太子三年四月詔封諸
子為王分鎮各省第二子棧秦王國西安第三子桐
晉王國太原第四子即成祖燕王國北平第五子楸
周王國汴梁第六子楨楚王國武昌第七子榑齊王
國青州第八子梓潭王國長沙第九子杞魯王國苑
州第十子檀蜀王國成都第十一子湘王國荊州絕
後又封子代王大同肅王甘肅後移蘭州遼王廣寧

後移荊州慶王寧夏寧王大寧後移南昌國除岷王
雲南後移武岡谷王宣府絕韓王平涼藩王潞安安
王某處絕唐王南陽郢王安陸絕伊王洛陽又封兄
子為靖江王國廣西上親製祖訓頒賜太子諸王親
王歲祿五萬石後定為萬石慶肅諸王亦有二千石
者親王嫡長子襲封餘封郡王郡王嫡長子襲封鎮
國將軍鎮國子俱輔國將軍輔國子俱奉國將軍奉
國子俱鎮國中尉鎮國子俱輔國中尉輔國子俱奉
國中尉郡王初封祿二千石嗣封一千石其將軍中

尉以次遞減至二百石皇女為公主祿二千石親王
女為郡主郡王女為縣主郡王孫女為郡君曾孫女
為縣君元孫女為鄉君祿亦遞減至二百石其配駙
馬儀賓宮室服色儀仗各有差具載會典玉牒
削除

齊王溥永樂四年并世子諸王俱削爵錮南京西內
宣德三年以嫌賜裁少子賢燦存谷王穗永樂十五
年并世子諸王俱削爵錮西內宣德三年以嫌俱賜
裁漢王高煦宣德九年并世子諸王俱削爵錮西內

後俱賜裁又齊谷以反構漢以反皆誅其子故國盡
除荆王見瀟弘治中削爵錮西內尋賜裁以弟之子
和王嗣國不除楚世子英耀嘉靖二十四年誅庶弟
恭王嗣國不除晉王濟熿永樂十二年削爵守恭園
弟濟熿立宣德三年濟熿削爵錮鳳陽高墻濟熿子
憲王嗣國不除遼王貴烺正統中削爵守簡園弟肅
王嗣國不除寧王宸濠正德十五年反誅國除諸弟
兄爵如故徽王載瑜嘉靖中削爵錮鳳陽高墻國除
伊王典楨隆慶中削爵錮鳳陽高墻國除遼王憲爌

隆慶中削爵錮鳳陽高墻國除唐王崇禎九年削爵
錮鳳陽高墻國不除

宗籍

玉牒所載親王二十四郡王二百五十一鎮輔奉國
將軍七千一百鎮輔奉國中尉八千九百五十一郡
主縣主郡君縣君七千七十三庶人六百二十而未
封未名者與夫齊府之餘高墻之庶皆不與焉

宗例

慶成王晉恭王之曾孫也弘治五年八月山西巡撫

楊澄等奏王子女至九十四人恐其中有收養異姓之弊且爲子鎮國將軍奇濊等增年冒支祿米乞下禮部議處并乞下各郡王以下定妾媵之數禮部查勘覆奏謂王子女俱王妃夫人并宮人室女所生別無違礙其冒支祿米法宜追徵還官得旨王子女既無違礙其冒支祿米不必追徵准作以後年分該支之數法司原奏有不許濫收子女事例仍行各王府知會自郡王以下妾媵多少之數再會官定議以聞禮部復會議覆奏謂郡王自正妃外妾媵不得過四

人各將軍不得過三人中尉不得過二人從之著爲令

成化中迫降韓府漢陰王徵鍵爲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處死妻妾子皆梟首籍其家仍貽書天下諸王以王無子將死令宮人若有娠者以托韓王及諸王旣薨妃父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妾之女與他人男前後令妾與子抱納宮中旣長請于朝俱受封上惡其冒亂宗支故特以異法處之

天順中命諸宗室凡無子者方許請繼室生子至八
歲者方許請各女至十五歲者方許請封

景泰時岷王徽煉奏蒙封臣子音塗為長子臣弟徽
燭為江川王凡遇節令及家庭行禮班次不定命禮
部議以宗子法言之則以嫡長為重以家人禮言之
則以尊卑為先凡遇公禮則當依宗子法重在世子
家庭私禮則當依家人禮尊歸叔伯

天順末年楚府岳陽恭僖王薨無嗣其弟鎮國將軍
墀嫡長子輔國將軍均錕請嗣封以奉恭僖之祀禮

部言稽考近制惟親王無嗣有以郡王進封者郡王
無嗣有以鎮國將軍進封者無輔國將軍封郡王例
事遂止

崇禎帝系

諭德許士柔帝系不可畧疏臣備員史局執事神廟
熹廟兩朝纂修之役得于皇考實錄大端目涉手鈔
反覆參定尤加詳覈竊以為本朝實錄一書即古帝
王本紀史家編年遺意也其間提綱振目最重且大
莫若聖作明述世系相傳之際故總紀之則父子母

后之倫書之必其備分紀之則兄弟同宮異寢之序
書之又必其明惟明且備乃爲實錄此定體也以臣
觀于皇考改錄世系獨畧萬不可解此不可以當代
闕文傳疑後世積慮于中欲陳已久今請爲皇上備
陳之而加裁察焉臣謹按原錄萬曆二十三年乙巳
十一月十四日皇考第一子生命廟諱孝和皇后出
此熹廟篤生之自所當書也後三十四年丙午十二
月二十八日皇考第二子生命某名孝和皇后出追
封簡懷王後三十七年己酉七月十五日皇考第三

子生命某名母選侍王氏出後三十八年庚戌十一
月十六日皇考第四子生命某名母選侍李氏出此
諸皇子遶生之自所當書也迨至我皇上鳳乳龍興
之瑞孝純皇后捫天懷日之祥亦實在萬曆庚戌間
則聖母氏族所自出封號所自隆錄中固自當具載
皇上娠教之年聖誕之日命名之典潛邸之號錄中
尤自當表明蓋必如是而後倫備而序明可以見皇
考當時前有爲之作後有爲之迹後宮多覩天之媛
五葉肇承乾之胤暨乎聖母麟趾之並麻王母葛藟

之綏福昭代盛烈誠可以光示于天下萬世無窮也亦必如是始見我皇上帝立之最奇天命之攸歸三代以來所未有而昭代二百餘年所僅見也乃臣所閱改錄則考以皇上娠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也命名之典潛邸之號不書也臣不能解也更考以聖母出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也臣不能解也而且徧及諸王之生與所生之自花萼相輝之美鴈鳩並飼之仁不書也臣不能解也所書者止二十三年乙巳皇考第一子而已夫皇考實生五子而何以獨紀其一

皇上實有四兄而何以竟遺其三臣不能解也且臣同官文震孟所言此改錄所筆焉者也筆焉而不信天下萬世猶得按其筆而正之若今臣所言此改錄所削焉者也削焉而不著則將使天下萬世謂皇考實錄者謂聖躬之誕降果何辰謂聖母之發祥果何姓謂其間花萼輝映者又果幾何人是使聖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倫皆缺而不具晦而不辨也臣所謂不可解者此也或者爲之解曰皇上之誕降聖母之發祥在皇考之錄雖不書而萬曆三十八年皇第五

孫之生當必書之也臣則曰自仁率親上而至于祖
自義率祖下而至于禰祖廟尊而遠何若禰廟親而
近以明明天子不大書于禰廟皇子之列而附書于
祖廟皇孫之列此何可爲訓也又或爲之解曰皇上
之誕降聖母之發祥在皇考之錄卽不書而天啓初
年皇五弟之冠婚冊號當必書之也臣則曰父子相
傳之謂世兄弟相傳之謂及總繇一本之繼體須辨
兩宮之各乳况冠婚冊號乃成立以後之典禮誕降
發祥乃哲命初生之本原本原豈已不著典禮何自

而加以明明天子不蚤揭其天錫岐嶷之始而雜見
于藩邸婚封之列又何可爲訓也若此者其在當日
筆則筆削則削果無心耶抑有心耶其無心也是玩
帝系而輕削之不可訓也其有心也是紊帝系而故
削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原錄雖不藏史宬然
聞當日之史臣嘗筆而藏之閣中矣皇上試命典籍
搜取詳加睿覽此段紀載原錄有是乎無是乎原錄
而有之則原錄宜復也原錄而無之則改錄何以不
補也况原錄之成在皇上潛邸之日而統系之詳慎

如此及改錄之成在皇上御極之初而統系之慢忽如彼將何以傳信天下萬世也而宮闈更有大典今日不容不著明者孝元貞皇后皇考之元配也遡青宮承飾之春則當以萬曆三十年二月書大婚以正其始迨副禕掩綵之冬則當以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書辭御以正其終而今錄勿書也天下後世考皇考元配之始末者將何徵也孝和皇后嘉廟之所鍾慶也在承華懸矢之辰業已于萬曆三十四年三月書封號以著有初至景殿驚葭之夕亦當以萬曆四

十七年三月書辭御以著有卒而今錄又勿全書也天下後世考嘉廟鍾慶之始末者又將何徵也至孝純皇后之辭御日月已載著祀典而其年亦不著于錄中此又所當詳載者也臣所謂總紀之欲其備分紀之欲其明者此也總之今日之錄本紀編年之意微而提綱振目之法泯義例不問所重輕筆削不衷所緩急而臣于皇考實錄尤獨註詳者則以列聖實錄祇取當年之行事分著本年之條目而遂可備一王之書皇考實錄必以一月之紀載備舉四朝之大

綱而後可以成一代之史此臣所以積慮于中欲陳
已久不能不為皇上備悉之而仰祈聖裁者也
又詳考補牘以效史職疏臣前有帝皇世系一疏仰
祈聖鑒披取原錄詳加叅訂以定信史奉旨實錄體
裁自有累朝成例不必復滋煩議臣恭繹明綸敢不
敬懼奉持無容再瀆然臣終夜思維平且憬然竊有
不得已而言者則臣嘗攷之累朝實錄矣臣未暇全
舉即以我太祖高皇帝二十六子憲宗純皇帝十有
三子其最盛也而實錄中書誕書各書婚書封母后

著焉仁宗昭皇帝十子世宗肅皇帝八子亦最盛也
而實錄中書誕書各書婚書封母后著焉次及妃嬪
公主以至冠婚典禮莫不燦列昭如雲漢是帝皇世
系為成例者也但我皇考在位止是一月其世系書
法既不能如列聖條析于編年之中自當摯要提綱
統列于總紀之首而臣閱改錄掛漏殊甚即我皇上
聖母孝純皇后並未紀載其餘可知且臣遡此錄告
成之日在皇上元年二月是皇上登大寶既半年矣
我朝列聖一帝止生一帝而我皇考一帝而生二帝

則爲臣子者以皇考總紀之首篇紀皇上龍興之盛
事自是千古無兩之美業而改錄不然反舉原錄而
刪削焉則臣前疏所論列者政謂夫改錄與累朝成
例有所不合也如果合成例臣又有何言若原錄總
紀則世系明備仰祈我皇上試宜取詳覽其是非得
失必有瞭然者此臣前疏所謂原錄宜復也乃臣積
慮詳訂前疏有未敢深言與未及悉言者以聖明在
上臣安敢復隱而不吐以朦徇滋戾其一曰高皇后
之祭典宜書也蓋禮莫大于祭祭莫重于始祖而國

家以八月初十日高皇后忌辰祭奉先殿先一日奏
祭此萬世不祧之廟制累朝實錄所必書而世宗肅
皇帝以是日聖誕議先期受賀議同日舉行實錄所
載尤詳今皇考元年八月初十日奉先殿行禮弗書
也若曰不舉而不書則以皇考之孝敬必無此失節
若曰舉之而不書是以臣子之忽玩陷皇考于廢禮
也且是月初八日孝康皇后之祭則書初二日先師
孔子之祭則書而何獨漏于高皇后也其一曰孝端
顯皇后之爲嫡母宜書也夫分莫尊於正嫡而恩莫

大于保聖當孝靖皇后封號未加我皇考青宮未定而貴妃顯號先隆之日國本幾危于震號天心幸託諸坤寧商山之羽翼曾未能轉日而河洲之苜藻乃可以補天在當日調護之苦心真萬古慈聖之極則乃至今外廷尚論夾輔之功而中宮不言顧復之德卽貴妃尚見封后之論而嫡母不著其恩勤之勞此真天理所必不可磨而人心所必不容泯者也臣所謂未敢深言者此也又其一曰皇考之冠禮夫冠禮成人之始嘉事之重與婚禮並書累朝可攷也况古

者天子之子十五而冠而皇考以二十而冠卽以二十而婚視列帝嘉禮後期已甚此其危疑震撼所關特重今何以不書也其一曰皇考之公主夫公主同氣之至親內戚之至貴與子並書亦累朝可攷也蓋古者男女異長以辨內外而皇考本育八女所存三主則寧德遂平樂安其笄字于歸皆骨肉毛裏所係最親今何以不書也此臣所謂未及悉言者此也凡此皆大經大法典章首務聖明在上臣子所當有言無諱而皇上孝思無窮所當下明詔令史局著之本

錄者也至于書法之宜繁宜簡則以列聖在位多歷年所其于編年既詳則于總紀可約而皇考在位止是一月夫既不暇編年自當詳於總紀此史官之事臣業已具揭閣臣無容贅瀆聖聽也臣職在史局叨祿十有餘年外無疆場汗馬之勞內無民社端城之績惟是討論故實次第編摩以供史職庶無痕官故敢不辭數瀆仰祈聖聽

萬曆實錄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十一月皇太子第一子生卽熹

宗選侍王氏出神宗以元孫生頒詔天下諭宗藩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皇太子第二子生與元

孫同母命名由櫟四歲薨天啓二年追封簡懷王

三十七年七月皇太子第三子生命名由楫母選侍

王氏八歲薨

三十八年十月十六日皇太子第四子生命名由模

母選侍李氏五歲薨

丁二月二十四日皇太子第五子生命名由檢天啓

二年封信王母選侍劉氏追封貞靜賢妃

泰昌實錄

初錄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十一月皇太子第一子生卽嘉宗選侍王氏出神宗以元孫生頒詔天下諭宗藩三十四年丙午二月尊上慈聖徽號是月進封聖母恭妃爲皇貴妃先是羣臣屢請進封皆不允至是以宮闈喜慶大典告成特諭舉行人情歡悅三月封元孫母王氏爲才人時禮部議上封號不稱神宗意傳諭再議隨出皇明典禮一書內載皇太子正妻皆封妃次皆稱才人故禮部奉旨定今封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皇太子第二子生與元孫同母命名由樛四歲薨天啓二年追封簡懷王

三十七年七月皇太子第三子生命名由楫母選侍王氏八歲薨

三十八年十月十六日皇太子第四子生命名由樸母選侍李氏五歲薨

十二月二十四日皇太子第五子生命名由檢天啓二年封信王母選侍劉氏追封貞靜賢妃

按光宗在東宮生育頗多崇禎初追封皇兄齊思王

等皇姊悼淑公主等至辛巳五月御札皇六弟

定懿

妃生七弟敬妃生十妹慎嬪生皆殤未追封擬封六

弟湘懷王七弟慧昭王十妹悼溫公主七月二十日

親定皇六弟名由栩七弟名由僖皇十妹名徽姪又

追賜九妹名徽昭仍祭告先殿

愍帝生母孝純皇太后生于萬曆壬辰而薨于甲寅

七月十九日享年僅二十有三時帝甫四齡及登極

詔曰朕惟慶源有自禮必隆于所生孝思永言施必

由于親始典關教眾誼切同心爰章具存肇禱宜亟

我皇妣貞靜賢妃芬降華宗躬膺令德徽音夙稟于

女史婉懿早著于青蒲在昔皇考毓我弟昆蒸華

共輝於連枝而顧復各勤于離裏我皇兄纂承祧之

重典既篤于濬源逮躬荷世及之休情亦深於倦

慕欲酬罔極宜備追崇正儷體之鴻稱舉遷祔之上

典庶永無窮之問少伸不匱之思於是禮部上尊諡

孝純淵靜慈肅毗天鍾聖皇后遷祔慶陵

崇禎丁卯九月二十七日册立皇后諭曰朕聞太極

元撰首闢乾坤天地合德乃生萬物則君之有后固

儷體于兩儀而弼成於風化者也朕昭受鴻圖誕撫
函夏思順陰陽剛柔之道茂衍室家君王之傳嘉內
德于安貞稽懿徽于溫惠敬崇壹教宜正隆稱元妃
周氏揚芬華族毓慶軫元皇兄慎選以配朕躬夙夜
無逸而闡敬戒已受封章於潛邸丕續景命以維新
四德咸修六宮著範可冊立為皇后女順蔚承乾之
佑坤寧協應地之符特諭於是遣禮部尚書來宗道
持節英國公張惟賢捧冊大學士黃立極捧壺施鳳
來行禮

崇禎元年二月初四日皇長子生詔曰朕惟帝王膺
天厯而奉宗祧首重元儲尤隆世嫡朕以眇躬嗣位
丕基夙夜祇念我皇祖皇考集慶發祥源深緒遠仁
昌嗣續仰慰貽謀茲荷上帝居歆宗祏垂祐以今年
二月初四日第一子生係皇后周氏出中闈闕冢膺
之先萬國愜元良之祝肆頒渥澤覃被多方

崇禎二年二月初十日冊立東宮詔曰朕惟自古帝
王嗣大厯服長治久安莫不首重建儲所以定宗祧
隆國本凝天眷而繫人心也我祖宗列聖相承德祚

綿洽率繇茲道以裕貽謀朕祇紹丕基兢懷付託乃
荷皇穹眷祐胤嗣蚤開長子慈煇睿託坤元祥鍾震
一中外起敬承之頌天人表協應之符昨日文武臣
民疏請再三舉行冊禮而朕以子方襁褓謙讓未遑
茲屆青陽載仲之辰正值蒼巽誕彌之月禮官復申
前請衆志誠難固違爰考舊章式諏吉日祇告于天
地宗廟社稷授冊寶立慈煇爲皇太子以仰繩累葉
無疆之緒俯慰兆人宵戴之情大典告成環堵同慶
崇禎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冊封第三子慈炯爲定王

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冊封第四子慈照爲永王皇
女樂安長公主名徽媿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二十九

皇朝通志卷之三十一

南海孔昭熙初校
順德梁振藻再校
番禺林國廣三校



古香齋鑿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三十

北平孫承澤著

五軍都督府

五軍都督府在闕之西皆東向初置統軍大元帥府後改
樞密院又改為大都督府秩正一品設左右都督都督同
知都督僉事等官洪武十三年始分中左右前後五軍都
督府各府都督初間以公侯伯為之叅贊軍國大事後率
以公侯伯署府事同知僉事則叅贊軍事永樂元年建行
都督府於北京後仍分五府稱行在某都督府十八年定

都北京除行在字在應天者稱南京某府洪熙元年復稱
行在宣德三年革行都督府正統六年復建五府其職分
領都司衛所凡武職襲替及誥勅旗役併鎗手水陸步騎
操練俸糧屯種器械舟車賞賜聲息軍情清勾替補邊腹
書圖貼說薪炭荳之事分移所司綜理之

大都督府因樞密院而改建之者也樞密院之職實
古太尉大司馬諸將軍而其名則循唐宦官之舊五
季託肺腑其權寄宰相上宋顛兵政稍與宰相次而
號兩府然皆縉紳大夫爲之至元而用其國人與漢

人之以武功顯者第往往參互一二縉紳以贊其謀
畫至明興而截然武弁數矣高帝之下集慶置中書
省卽置行樞密院而自領之功臣宿將得序遷爲同
知僉院同僉判官其品秩皆仍元舊至四年辛丑之
三月始改置大都督府拜皇姪文正爲大都督節制
中外諸軍尋增置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官以中
書參議李善長兼司馬宋思顏爲參軍經歷都事皆
極一時之選而同知僉院之在軍行者尚仍其故不
改吳元年甲辰正月卽王位定大都督從一品左右

都督正二品同知從二品副使正三品僉事從三品
尋大都督坐罪廢罷不設以左右都督爲長官十月
進階俱正一品同知從一品副使從二品僉事從三
品三年革副使陞僉事正二品凡天下將士兵馬大
數陞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十三年分大
都督爲五軍都督府見若以爲品秩如其故者而兵
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至永樂而盡歸之兵部所謂
五軍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其左右都督
以下至同知皆以加邊將之有功者其僉事以待序

遷者而掌印僉書之類必以屬公侯伯間有屬老將
之實爲都督者不能什一也

封拜考

封建古制也而莫詳於周周之天子僅稱王而其下
爲公侯伯子男不能子男者爲附庸其命則自九而
至五其別則有同姓有異姓而其封則以功德不以
親疎秦始皇并天下創尊爲皇帝廢封建公族無尺寸
之土而猶存侯爵爲三等以待有功者列侯則如武
城通武之類倫侯則如建成武信之類皆有邑名而

不稱國下者則關中侯有封食而無邑名然皆金印
紫綬而列侯倫侯至位丞相上丞相之尊者莫如
李斯九卿之見幸有大功者莫如蒙恬兄弟而皆不
得沾其煥貴可畧推己漢高豁達裂天下以王諸子
弟及大功臣而其次則因秦之舊為徹侯亦有關內
侯凡二等第功臣之為王雅非其意至白馬之誓而
獨侯國存武帝狹海宇鞭誅四夷不愛通侯之印以
待有功者即功雖渺細或見錄天下之壤地不能侯
而國用則益侈於是苛為之禁以伺其過即渺細亦

見削而高帝身與共創業之臣所餘無幾封拜日下
而侯國不日益漢地不小損自武帝而後拜封之與
削亦漸寡而終東西二京其制畧相彷彿中間雖有
呂氏之擅王與新莽之盜為公未幾輒罷自魏氏之
末司馬擅制始復為五等曰郡縣公侯伯曰縣子曰
縣男皆得稱開國金印紫綬而關內侯有不開國者
顧反居子男下晉氏以至齊梁陳皆因之若北魏之
與北齊皆崇設王爵以待勳舊而其更有功者則別
封郡公侯或一人而擔三四爵然同姓異姓皆不得

爲國王而郡縣公侯益卑矣後周宇文泰辭安定王
遂以安定公終其身而其子篡魏進封功臣晉趙等
大國然皆稱公而不王隋氏因之至唐而始定以子
弟爲親王正一品其稍疎而有功者爲郡王功臣之
有功者爲國公皆從一品郡公以至侯伯子男則遞
降焉如趙無忌梁元齡之類皆得世襲而他以恩賜
者或世與否自安祿山之爲東平王遂毀周例而踰
之然中興以後王公之格益輕至有佩囊韉捧酒炙
而趨走於節度之庭者而封亦不復世矣宋興復唐

初之制以宗室之懿叙封王爵而其疎者與文武大
臣自國公而下至子男往往以郊恩遞進徒以燂其
名而已尸不得言祿爵不得言世然猶斤斤守其靳
焉自蔡京之公兩國而公制紊矣童貫之爲王而王
制踰矣南渡以後所謂王者遂冒於宰執如檜如侂
冑如彌遠矣元承遼金之後王爵尤易卽將相非勳
德可以一嘆笑而得之獨漢人至國公而止明高帝
下建業草創未遑吳元年始拜功臣李善長徐達常
遇春爲國公而其他功臣之死勤事封疆者有國郡

公侯伯子男之贈然往往一循元舊洪武三年始大
啟封建皇帝之子爲親王親王之從庶子爲郡王而
功臣則公侯伯三等有世襲有流爵罷子男不置公
侯位正一品上伯位正二品上朝服進賢冠加籠巾
貂蟬世襲者領鐵券流爵則否當是時封伯者僅二
人忠勤之祿僅當侯三之一誠意至不能當六之一
而其輕可知矣十年以後封東莞徽先祿遂與侯等
至永樂初而始定居侯之下正一品之上其階勳皆
與侯等而伯亦重矣凡公侯伯之任入則掌叅五府

總六軍出則領將軍印爲大帥督留都筦鑰治漕
綱獨不得預九卿事

宋制軍旅屬於樞密院與中書省並謂之兩府明以
兵部掌兵政而統軍旅專征伐則歸之五軍都督府
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統兵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
而無出兵之令至將屬於五府而兵又總於京營合
之則呼吸相通分之則犬牙相制

五軍都督府總天下之戎政國體具存其所關者甚
大明初勳臣俱充叅遊後止充兩廣湖廣漕運三總

兵又次第革而惟戎政五府屬焉五府僉書猶有以
都督充者至掌印則必勅臣嘉靖八年令五府掌印
官都督有才望者一體推用終不能行都督有三等
曰左右都督曰都督同知曰都督僉書是為世官副
都督則流官也

都督都指揮等官雖定於洪武初然其稱謂與後亦
有不同如稱都督府僉書曰某府僉都督都指揮使
司僉書曰某都指揮司左封印右封印皆見於張統
雲南機務抄黃嘉靖間會議疏列五府銜僉書與帶

俸者槩稱管府事卽錦衣衛堂上皆稱管衛事亦此
例也

初制總兵無專官有事命將事已卽歸後因邊境多
事遂留鎮守然或地方小警調兵勦殺非奉上命者
卽有功亦不稱捷具疏聞而已

明初在外兵馬盡是屯軍指揮千百戶管領而盡屬
都司提調其制各都司掌印僉書等官缺本處有相
應官聽各鎮巡官保舉兵部擬議具奏本處無官兵
部查訪中外相應官員兼用極重其選

衛所之制洪武中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留
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
司番直宿衛不隸於都督府永樂中設五府各衛於
北京改前北平三衛爲金吾左右衛爲羽林前衛改
北平都司爲燕山左右衛爲大興左衛爲濟陽通州
衛是爲上十衛與騰驤左右衛武驤左右衛四衛亦
得名親軍其武功中左右衛以匠役隸工部其諸陵
設衛不隸督府亦不稱親軍凡親軍衛得直達兵部
其餘衛分流官世官土官襲替優給優養所衛都司

上之府引奏送兵部五府以中左右前後爲序而以
總兵坐中府北以總兵坐後府凡舍人承襲皆以五
府試驗必年至二十以上方許比試初試不中者食
半俸再試不中者降充軍蓋國初將材皆儲於此故
其嚴如此每衛設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人指揮
僉事二人又設中前後左右千戶所分領軍士其所
領軍士逃亡者計數論罰如百戶逃一人減半俸逃
十人全不給至三十人降總旗至四十人降小旗至
五十人發充軍其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逃軍

五倍於千戶者並減俸及遞降如百戶例蓋國初之兵皆籍於此故其嚴如此

洪武初諭五軍府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使兵但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糧庶幾兵農合一國用以紓又諭曰天下衛所分民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樹桑棗百株柿栗胡桃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備歲歉之不給又諭今年屯種須於五月報禾苗長養何如七月報結實

何如十月報所收籽粒若干一歲三報彼時留心屯政如此故大寧都督僉事商島奏見在糧粟大寧三十一萬石松亭關五十八萬石會州二十五萬石他鎮所報亦相若至宣德時所積之粟尤多立法之善古所未有也

屯田原額宣府屯軍八千六百七名屯地四千三百三頃五十畝各色籽粒二十五萬四千三百四十四石三斗一升大同屯軍一萬六千七百名屯地一萬五千八百三十頃各色籽粒五十一萬三千九百四

石五斗五升山西屯軍九千四百九十名屯地六千一百一十二頃一十畝各色籽粒二十五萬七千七百四十六石五斗五升遼東屯軍四萬五千四百五名屯地二萬五千三百七十八頃二十八畝額糧七十一萬六千一百七十石其後減徵四十五萬四千石固原延綏二鎮屯軍舍人二萬六千七百三十八名屯地二萬六千一百一十八頃三十一畝各色籽粒三十六萬五千一百四十石五斗四升六合寧夏屯軍一萬二千一名屯地五千五百二十七頃九十

二畝五分各色籽粒三十二萬二千七百二十二石二斗七升九合四勺甘肅屯軍二萬三千八十三名屯地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一頃五十畝各色籽粒六十萬三千二百八十八石四斗二升五合薊州屯軍五千八百七十五名屯地二千八百二十八頃五十一畝細糧六萬八千五百六十七石五斗九升其制每軍一名受田五十畝歲徵米二十四石以十二石養贍其人十二石入倉給官俸並城操之兵倉中所積率足供數年之用

天下屯牛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四隻宣德以後各處衛分牛隻數目俱由五軍都督府照會工部立案備照倒死者著令買補孳生者查勘明白年終依例造冊奏送該府轉行工部知會工部設屯田司以司其事

附記

洪武二十二年兵部五軍府奉旨衛所官員不肖教兒子弓馬如今但有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了手蹴圓的卸了脚做買賣的發邊遠充軍已

而府軍左衛千戶虞讓男虞端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龍江衛指揮伏願與小旗姚宴保蹴圓卸了右腳當時禁制極嚴故一時將帥皆出其中而無世胄統禱之氣後法禁弛而應襲舍人騎腐成性實稱乏才宣德五年正統八年成化八年始令天下保舉有謀勇者用之天順八年開武舉成化四年弘治十七等年各有參定條例然所取甚少初止取二名七年至十五名三十餘名及嘉靖後非武舉不得陞調於是世胄擁爲虛器而功臣之澤斬矣

凡要害之地設官統兵鎮戍總鎮一方者曰鎮守獨
守一路者曰分守獨守一城一堡者曰守備有與主
將同處一城者曰協守又有備倭提督提調等官其
官稱掛印專制者曰總兵曰副總兵曰叅將曰遊擊
將軍俱於公侯伯都督指揮等官內推舉後不然矣
明初立君子舍人二衛選文臣子侄居君子衛武臣
子侄居舍人衛晝則侍從夜則直宿更番此卽勳衛
之始後不用文臣子侄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三十一

南海孔昭熙初校
順德梁振藻再校
番禺林國麐三校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三十一

北平孫承澤著

戎政府

戎政府在皇城之東燈市大街永樂間設二帥府于都城內之東西以為會議之所後因敝壞嘉靖二十九年立戎政府統以勳臣一員曰總督京營戎政佐以文臣一員曰協理京營戎政營制有三中曰五軍東曰神樞西曰神機五軍營又析而為營者十有六神樞營析而為營者十神機營析而為營者九總之為三十一營而五軍營設號頭

營二神樞神機各一皆領于總協大臣而奉行其命令每
營將領一人中軍官一人千總官二人把總官十有二人
管隊官六十人每軍五十人為隊管隊領之二十五隊為
司把總官領之十二司分隸于一中軍二千總各得把總
官四人軍千人共卒三千人為一營故分之則三十一營
聯之則三大營又聯之則總曰戎政府

營基

五軍營即舊團營景泰初年建立于安定德勝兩關
外之中嘉靖二十九年罷團營始更于此南面建闕

武門闕武門起至北土城止長一千七百四十二步
設將臺一座前設旗臺二座石榜碑一座鼓棚一座
右旗架二座演武廳一座

神樞營即舊三千營永樂初年建立于安定關外之
東

神機營即舊五軍營永樂初年建立于德勝關外之
西舊神機營在新立神機營之西嘉靖二十九年罷
團營將五軍營更團營將神機營更舊五軍營而舊
神機營竟廢

營制

洪武初定天下訓練軍士以衛京師置京營隸元帥府已而改五軍營曰中軍曰左掖曰右掖曰左哨曰右哨是爲五軍隸都督府五軍都督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論者謂五軍營有六善焉一軍有變四軍足制一善也徒御旣寡訓練易施二善也人自爲將各愛士卒三善也彼此相形爭先策勵四善也分數畫一行伍不亂五善也彼此相依聲勢相倚六善也大約開國之祖身在行間習于兵

事故制之善如此後屢改而大失其故矣太宗遷都北平一如太祖之制則于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發官軍輪班上操營提督內臣一人武臣二人掌號頭官二人大營坐營官一人把總二人中軍坐營官一人馬步隊把總各一人左右掖左右哨官如之此則高皇帝五軍之舊也此外又有十二營掌隨駕馬隊官軍是營也把總二人此外又有圍子手營掌操練上直义刀手及京衛步隊官軍是營也坐營官一人一司二司三司四司各把總二人此外又

有幼官舍人營掌操練京衛幼官及應襲舍人是營也坐營官一人幼官營把總一人舍人營二司二司三司四司各把總一人此外又有殫忠効義營掌操練京衛報効舍人餘丁舍人營曰殫忠餘丁營曰効義是營也坐營官一人把總各一人此則五軍營之支分也已又得受降虜達子一千常立於龍旗寶纛之下以爲三千營營分五司掌執大駕龍旗寶纛勇字旗負御寶及兵仗局什物等件上直軍爲一司掌左右二十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鼓等件上直軍爲

一司掌傳令營令旗令牌御用監盔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等件上直軍爲一司掌執大駕勇字旗五軍紅盔貼直軍上直軍爲一司掌殺虎手馬轎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軍隨侍營隨侍東宮官舍遼東備禦回還軍爲一司凡五司是營也提督內臣二人武臣一人掌號頭官一人坐司官五人見操把總三十四人上直把總十六人明甲把總四人此則三千營之支分也已征交趾得其神機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掌操演神銃神炮諸火器亦分爲五軍中軍坐營內臣

一人武臣一人其下分爲四司各監鎗內臣一人把
司官一人把牌官一人左右掖軍如之左右哨軍亦
如之已又得都督譚廣馬五千正當時謂之譚家馬
復置五千堂操演火器及隨駕護衛馬隊軍是營也
坐營內臣一人武臣一人其下分爲四司各把司官
一人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居常則五軍肄營陣三
千軍肄巡哨神機軍肄鎗手如大駕親征則大營居
中營外五軍分駐步軍居內騎軍居外騎卒之外爲
神機營營之外有長圍周隣二十里樵採其中間此

三大營之制也永樂雖遵洪武五軍之遺而各營添
設內臣已違內臣不許典兵之禁未幾王振用事京
軍五十萬一旦敗潰遂有土木之禍太宗貽之也
嘉靖二十九年二月命改舊內教場名曰內箭營欲
以團操內使諭所司建一祀所並營舍數間中立一
臺備御視

團營

景泰元年兵部尚書于謙建立京營團操法謙以京
師兵馬分隸五軍三千神機諸營雖各有總兵然不

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摘奏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
或至悞事乃議揀選諸營馬步官軍十五萬分爲十
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都指揮一員每千指
揮一員每五百把總十員分管每隊管隊二員常領
在營操練體統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
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團營之設自此
始

十二營

天順初年反景泰之政革罷團營至八年而復及成

化初又復革二年又復復則從兵部尚書馬昂議抽
選京兵八萬外衛八萬外衛之兵分爲二班班四萬
爲爪代合京兵爲十六萬立十二團營操練之營曰
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効勇鼓勇立威伸威
揚威振威營各分五軍三千神機三營五軍營領內
外馬步官軍三千營領內外馬隊官軍神機營領內
外步隊官軍而三大營之數不與焉是十二營軍名
曰選鋒不任選鋒者仍歸三大營曰老家而團營之
法稍變矣至于弘治正德之後又有兩官廳之制其

法就十二團營挑選精銳別立總兵參將統領之此時十二團營可爲老家而兩官廳可爲團營也
設立戎政

嘉靖二十九年京都戒嚴大學士嚴嵩李本請刷京營圖書後令兵部選武臣以充總督坐營之任吏部選才望大臣專理之令其揀練人馬上是之下兵部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營兵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而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雖浸不如初然原額軍尚足三十八萬有

奇迄今承平既久武備廢弛見據在籍僅十四萬有奇而在營操練又不過五六萬人而已戶部支糧則有兵兵部調遣則無兵比者虜入事棘戰守俱虛見在軍士率老弱疾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臨時取給其爲耗弊可謂至極臣謂軍伍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不精其弊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卽十二團營之總帥坐營等官卽諸營之主帥而號令把總之類又古之偏裨官其間多屬統袴平時則占役營軍予以空名之餉臨操則四

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是尚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皆嘗有意整飭將領惡其害已從中阻撓陰壞正議而軍士又驕惰厭律輒亡匿渙散倡爲流言清理未半事復中止今皇上親見其害矣臣願遣風力科道官議覈十二團營人馬之數叅攷戶部糧籍汰老弱留精壯逃亡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徵着伍然後人給衣甲器械擇謀勇將官加意練習而以科道官監視之上是之乃革去十二營兩官廳第用京營總兵官一員提督三營以復國初之舊時威寧侯仇鸞

力以兵事幸上卽使爲之于是兵部會議條爲六事其一請革內臣謂自古宦者不得典兵今三大營內有內臣提督監鎗等項不下二三十人旣不知兵又專役占所宜裁革其一請處班軍謂河南山東大寧中都等處原額班軍十六萬有奇每年春秋更番上班操備徃徃爲合營借工私占之費自今請令于五月中旬赴京各都司統率入營一體操練至十一月中旬掣回休息不必兩班赴官如此則每歲京營秋防之時可得十五六萬人比之召募尤爲省費上悉

從之于是罷團營兩官廳以復舊制更三千營曰神
樞營其三營司哨掖等名及諸內臣並裁革而統以
大將一員曰總督京營戎政廳給印曰戎政之印佐
以文臣一員曰協理京營戎政

兵部尚書于謙置建團營疏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
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爲一營
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
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入又立把總都指揮一
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

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
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
隊點視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
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
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
開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
情責罰仍比較刀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
爲獎勵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強弱
爲兵者知將帥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

時錯亂難于調遣大意前項團操軍士十萬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則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至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期會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聯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

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不動元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賊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炮火銃飛鎗火箭弓矢齊發若勢衝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銳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圍牌腰刀一齊衝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獎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

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
合之勢如此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團操并其
餘軍馬一體操習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強盛武藝精
孰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
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軍馬武藝外仍令馬步官軍
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爲戰鬪之勢使
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至臨
敵畏怯失措至于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
城垣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

無虞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
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况醜虜趨捷去來之間如飄
風驟雨應敵之際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
敵必謀勇兼濟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
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官
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景泰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各
官奏奉聖旨是兵貴乎精將在謀勇卿等務要同心
協力操軍馬有事運謀或戰或守若無事則撫卹士
卒養其銳氣遇警急易爲調用這等乃不負朕委托

之重

大學士趙貞吉論營制疏照得我朝內外衛兵分隸五府乃高皇帝定萬世太平之計俾免前代強臣握兵之害其爲聖子神孫慮至深遠其法制甚周悉也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遂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爲三大營其實皆爲五府之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伐而聚之爲營既歸卽當散還各府矣所以久聚操團而不散者以當時常有戒嚴征伐之事故不暇耳然猶以五軍名營寔未

變五府之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嘗變爲十團營矣弘治年間又加爲十二團營矣正德年間又添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夫我太祖分府以設將則權任不偏而得將將之法我成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而得將兵之法得將將之法則無前代強臣握重兵之釁矣得將兵之法則合兵法御衆如御寡之方矣此祖制之盡善所當世守者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之地遂請于先帝特設戎政

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之印而授之于鸞夫于五府之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矣以十餘萬之衆而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矣時無骨鯁伐奸之臣故賊臣得以肆覬覦之計向使鸞遲于伏誅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鸞誅而以鎮遠侯顧實代之實惟知退讓自守以保勲名以避嫌疑耳然而營兵則日弱矣往歲戒嚴官軍俱列營於城內其怯弱可知皆由輕變祖宗之法遂至將強而如鸞則有不軌之虞將弱而如實則有不振之弊國家

與強敵密邇而兵將之不足恃如此誠可爲之寒心矣臣愚晝夜慮此竊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况近日兵部會推總督戎政之將武臣之中無堪任者蓋才足以統御十萬之衆而能變弱爲強者非韓白之流不能當之求之今時果難其人矣若夫才堪將一二萬之衆者猶或可選擇而使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以分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依法訓練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遣官較閱凡將官之

能否軍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縱皆得奏聞而賞賚罰治行焉務令五營齊成精銳先將戎政印收入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而命將于闕外事完則繳勅納印而歸將于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于上而輦轂之下常有數萬精兵可戰可守聽調聽戍隨所用無不宜矣轉弱爲強之道寔不外此今若徒徃于戎政廳之設而不遵祖宗分府分營之意則將權重而避忌愈多兵不敢練也卒伍溷而分數不明兵不可練也責任歸于一人而觀望推委者多兵

不能練也夫與其握兵權於一人坐視其廢弛以趨于弱孰若分其權於五人令其各自操練互相奮勉而漸趨于強以壯國威也哉臣一得之愚所見如此伏望皇上俯賜採納

兵部尚書張學顏京營議以言今之兵制當我高皇帝開天合五府統隸之兵爲一營操練有中軍有左哨右哨左掖右掖故名曰五軍營外以圍子手幼官舍人殫忠効義十二凡四營附之文皇帝繼極以龍旗寶纛下三千小達子立營故名曰三千營外以隨

侍營附之又以神鎗及火器另立一營故名曰神機營外又以譚家馬附之夫曰五軍曰三千曰神機此所謂三大營也景泰初因己巳之變遂于三大營中選立十團營成化中復增爲十二團營以爲操練之兵既未免權宜而非經弘治中又于十二團營中選立東西官廳兵以爲聽征之兵亦未免失多而携寡至我先帝當庚戌歲鹵騎長驅大飭戎務乃革十二團營及東西官廳之名盡歸五軍以光復我高皇帝之舊制因神機爲神機改三千爲神樞以式增我文

皇帝之宏規總之爲三營以盡其大分之爲一總督一協理二巡視四副將三十二營四百餘員千把總旗隊以盡其詳寔昭析太甚固未嘗分數不明也在先帝力復祖制百方慎重之心會于羣臣告于祖廟方者定規畫其詔旨昭如日星有曰這事體非輕必復祖制方可事權歸一又曰朕復祖制三營修武當時諸臣合詞稱頌有曰規模宏遠修理精詳上增二祖修攘之耿光下垂萬世治安之成憲臣嘗莊誦對揚以爲我朝京軍三大營之制是高皇創立于始文

皇增定于中先皇完成于終凡三聖人作為二百年
遵守誠祖孫作述先後相成萬世聖子神孫當欽承
無替此正我皇上所謂分營練兵係祖宗舊制外此
固無所謂祖宗分營亦非所謂祖宗舊制也且先帝
所克復祖宗成規不獨臣與在廷諸臣以為善即歲
前九月皇上勅諭營臣有曰國家設立京營以養戰
士越我皇考又更新戎政申飭宏規其制大備今詔
墨未乾是皇上之心亦已灼見其善矣夫既灼見其
善而復強欲更之此固臣愚之所未解

京營事例

官軍

每年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二月俱支本色四
月十月支折色每米一石折銀五錢如是月米價騰
貴臨時仍題給本色內正二十七十二月赴通倉支糧
餘月俱京倉惟選鋒俱係京倉支領亦無折色各逃
故應扣者每月各該營造冊投倉場轉行下糧廳查
扣

軍選冬衣布花

每年每軍選各給綿布二疋綿花一斤八兩寶鈔二十五張軍係各該衛造領選鋒係各該營造領如內庫布疋不足臨期題給折色每布一疋折銀二錢五分

外衛官軍口糧本折

每班山東河南中都上班官軍以到京報名日為始除各該省解到各軍大糧銀聽候兵部委官給散外其口糧每官軍每月造支四斗雙月折色單月本色官軍防秋口糧

車戰及標兵營官軍秋操每月各造支口糧三斗城守營各一斗三升備兵營無

火器選鋒口糧

萬曆二十七年該王世揚條議戰兵十枝每枝六司七司係火器選鋒春操每官軍每月造支口糧一斗秋操各造支一斗五升各該營把總春秋二操各該營動支犒賞銀各一兩充賞單糧選鋒器械銀兩

萬曆二十年該京營科道郭士吉等條議三大營單

糧選鋒春秋二季每季移文兵部劄行太僕寺每名給銀三錢修整弓矢

馬匹草料本折

每馬一匹每月係大盡支草三十束料九斗小盡支草二十九束料八斗七升四季每草三十束俱折銀二錢二分每料豆一石春冬折銀四錢夏秋折銀三錢六分惟二月十月係支本色月分每草三十束折銀四錢料豆一石折銀四錢六分

城外信地

都城南有重城事勢稍緩不必設營外東自東使門起迤邐而西至西使門止即以車兵十枝酌量分布大率東北二面為急用八枝西面稍緩用二枝每枝實營盤一處虛營盤二處去城不遠不過二五里其戰兵六枝即于城之東西南北關廂外各副將一員率領各屯一枝聽兵部總協斟量專備城內外調遣應援餘下二枝俱隨兵部總協同駐適中去處面相計議後又增戰兵十枝又于萬曆二十年添設標兵二枝專隨總協

乘城信地

都城正陽崇文宣武三門外有重城每門止用軍二百名各委號頭官一員督率把總官管領其餘六門并重城七門每門官軍五百名與同各該守門官軍相兼把守一都城敵臺一百二座每座軍十名垛口一萬一千四百處每口軍一名一重城敵臺五十七座每座軍五名垛口九千三百五十九處每口軍一名臨期并內城信地如有事故俱聽兵部總協于班軍內照數撥用每門將官一員督率千把總管領

充補單糧選鋒

凡單糧選鋒或事故或選補雙糧其缺各該營徑將精壯善射弓箭手取補收補祖募軍丁

凡三大營軍缺如係逃故祖軍本戶弟男子侄赴兵部告替驗發營操戶內無丁方行原籍清勾如係見操年老病疾或久猾逃故召募軍役近例赴總協軍門陳告發營行查每逢雙月類送過驗仍送科道衙門驗准該科道衙門會同戶兵衙門覆驗給票收糧

原額馬匹

凡三大營馬匹共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四匹標兵二枝
每枝馬七百五十四匹二司至十二司每司馬四十一
匹惟頭司四司七司十司各四十三匹選鋒馬二百
五十四匹

戰兵十枝每枝馬一千二百五十四匹頭司至四司每
司馬八十四匹五司至十二司每司馬八十三匹選
鋒馬各二百五十四匹內惟神樞二營選鋒馬三百匹
因先年薊鎮秋防以故較之別營選鋒馬多免五十

匹

辨驗馬匹

五軍營并標兵兩營每年新關領馬匹太僕寺于本
馬右膀上印烙一五字到營仍將兩耳尖割去爲記
神樞馬匹左膀上印烙區字到營仍割去左耳尖爲
記神機營馬匹右膀上印烙一八字到營仍割去右
耳尖爲記每年終三大營馬匹該太僕寺會同巡視
科道并車駕司通行印烙一次內有瘦損及倒死數
多照例參罰各經管官員甚不堪者變賣

倒死馬匹追椿年限事例

一年以上都指揮七兩指揮六兩千百戶五兩軍四兩二十七年該大僕寺少卿陳應芳條議倒死馬軍半年已上加追六錢半年以下加追三錢指揮千百戶仍舊
二年以上都指揮四兩五年以上都指揮三兩十年以上都指揮二兩五錢以下者俱各遞減五錢十五年以上俱免追椿銀走失者被盜者賠補凡領馬一年以上倒死者例仍解寃其餘免責

題准分操

三大營官軍先年俱在五軍營操練萬厯二十年該郭士吉等題准分三營操練至于合操仍歸五軍營凡車兵輪演日期亦赴五軍營以軍就車耳

盛甲

凡三大營盛甲題准俱三年一次交廠兌換若選鋒明盛甲每年一次送脩五百頂副
安置軍器有局

凡三大營官軍選鋒除弓矢各隨帶外其一應軍火

器具俱安置于安定德勝門裡二處京營局房內遇該操日赴局領用操畢仍交此局各營派撥軍人看守

造辦鉛子火藥

凡京營火器所用鉛子火藥係工部王恭廠等預造以備京營領用每年二季開操各營具冊前赴總督衙門用印投廠每五日三大營共領火藥三千餘斤中鉛子三千餘個小鉛子三萬餘個如遇風雨等項傳免操演則餘剩火藥鉛子具冊仍鈐印下次該操

我領應用中鉛子每個重一兩二錢小鉛子每個重三錢五分

各項閱射脩置箭把丈尺遠近

凡三年大閱每年小閱馬箭例設三把每把遠離四十步武舉場同其大小閱步把俱高一丈五尺濶七尺五寸下濶八尺以八十步為則其二年考試武舉官生每年選射材官并春秋二季操軍選補雙糧選鋒步把俱高九尺上濶四尺五寸下濶五尺若四衙門進營調閱官軍選鋒步把則高一丈三尺五寸上

潤六尺五寸下濶七尺

內臣

內臣舊有監鎗名色嘉靖中盡革至天啓中又復竟名提督崇禎三年革至五年又復

崇禎二年十二月以司禮監太監沈良佐內官監太監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提督京營

五年七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戎政

七年十二月以乾清宮太監馬雲程提督京營戎政

撤南京守備太監胡承詔張應朝以司禮太監梁洪泰內官太監張應乾協同守備

十年正月以御馬太監李名臣提督京城巡捕王之俊副之司禮太監曹化淳提督東廠

十一年以司禮太監曹化淳杜勳等提督京營孫茂林分守薊鎮中西三協鄭良輔總理京城巡捕

十四年九月改東廠提督京營者亦稱總督

十五年正月罷提督京營內臣從閣臣周延儒之言也是年十月誅司禮太監劉元斌初元斌監軍河南

羣盜在陝雒元斌留歸德不敢進縱諸軍大掠殺樵
汲者論功及論辟未得旨卽奏辨上怒并誅太監王
裕民

十六年閣臣周延儒逮至京賜自盡復以內臣王之
俊提督捕營諭內閣捕營向來所重在捕今必練得
其法而捕在其中是首重在練亟擬勅來行時京營
既有督察捕營又有練捕京城兵柄盡在內操閣臣
不敢爭也

八月以司禮太監王承恩督察京營戎政韓贊周守

備南京

十七年三月李自成陷宣府太監杜勳同總兵王承
胤降之隨入居庸關守關太監杜之秩亦降京師戒
嚴上遣司禮監太監王承恩提督京城又召前太監
曹化淳等分守諸門及賊薄京城杜勳呼諸監繩之
而上科臣孫承澤請撤城守內臣兵部奏繩賊上城
不省門開城陷王承恩殉難死

附記

崇禎十六年八月初九日上諭兵部京營居重馭輕

事權甚重見今從新整頓訓練亟宜得人襄城伯李國禎着總督京營戎政寫勅與他恭順侯吳惟英着後軍都督府掌府事宣城伯衛時春着暫解任學習候用

國禎少年統袴數上書言兵又自請于京營外選練衛所官舍上甚喜即與勅行之及議餉俸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仗銃藥甚多而乞上御書營額因取勅內共武二字以請上為親書共武堂賜之未幾吳恭順罷特以國禎代之官舍皆併入京營時已設

有內臣察理兵權盡在掌握更以少不更事之人一旦易將於是兵制大壞城陷協理戎政侍郎王家彥死之國禎棄城而逃賊追而殺之

古香齋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三十一

正德元年正月

卷三十一

三

南海孔昭熙初校
順德梁振藻再校
番禺林國慶三校



